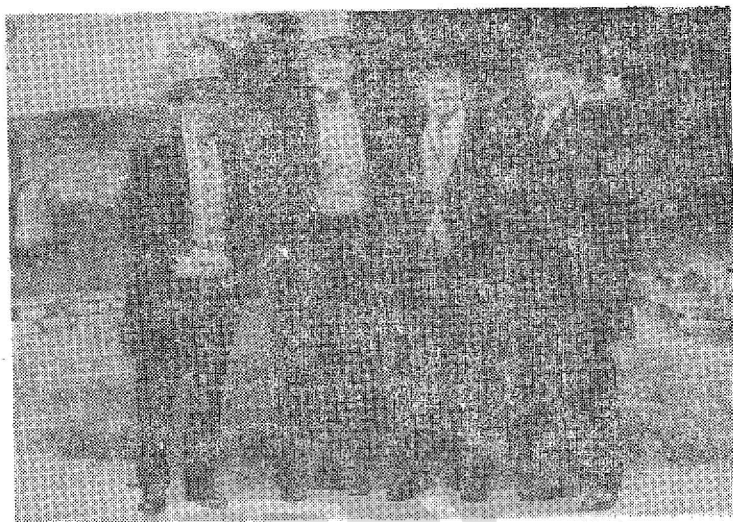


# 康德黎先生後世及其與中華民國之關係

劉惠林



從左至右：柯林·康德黎（海軍上將）  
肯尼斯·康德黎（中校）  
彌遜·康德黎（中將）  
波斯·康德黎

業師層姆士·康德黎先生。其人其事，及其與

國父倫敦蒙難，奔走營救最力者，莫過於其

攝國父之關係，國人多已熟知。國父於脫險後，即撰就「倫敦蒙難記」一書，於翌年（一八九七）在英國出版，詳述康德黎先生等人大力協助脫險之經過。康德黎先生本人其後（一九二二）亦著一書，題為「孫逸仙與中國之覺醒」，內中附有國父與彼之影印親筆函件，足證二人關係之深。事實上，康德黎先生於國父在患難中，仗義相助，實不止一次。國父蒙難前一年，亦仗康德黎先生之助，脫離滿清之迫害，偷渡至日本。據國父本人自認，康德黎先生挽救其生命，達兩次之多。其中以倫敦蒙難，最具戲劇性，亦為最危險者。若無康德黎先生相助脫險，則中國全部歷史必須改寫。一個富強民主之中國，亦將化為無影無形。我中華民國

由國父艱辛創立，迄今擠身於世界民主國家之林，為自由世界之支柱，實有賴康德黎先生當年營救國父之力。如譽之為我國之大恩人，諒亦不為過。康德黎先生雖居住香港僅八年（一八八八——一八九六），唯對國父一生之影響，由學業而革命事業，實無法衡量。即國父由倫敦蒙難脫險，旋回國就任首屆臨時大總統，繼而另任非常大總統，以對抗北方軍閥，其間亦有仗於康德黎先生及其夫人之力。在言論不利於我之英國，鼓吹革命，力建國父之國際聲譽，對我革命運動，貢獻良多。此事由國父於日理萬機之餘，與彼等之通信中，可獲證明。其詳情亦見於「康德黎先生傳記」（由其第三子彌遜 Neil Cantlie 與 George Seaver 合著。一九三九年於倫敦出版）及附於其書末孫科先生一篇頌讚。凡此種種，足證康德黎夫婦，對我國革命事業，有極長遠之淵源。國人對其貢獻，無日或忘。民國五十四年，適值國父百年誕辰。我國為顧念康德黎先生對我國之仁德，爰屋及鳥，特專邀彌遜先生參加國父百年誕辰大典，並賜與極高榮譽，此事當於後詳述之。凡此，均足以反映我國為禮義仁愛之邦，不忘故舊，以摯情待人。其與我總統蔣公，於中日戰後，主動取消我對日本鉅額賠償之要求，係出一轍。亦適與現今北平政權之所作所為，成一極端對比。

由於康德黎夫婦對我中華民國有其深厚情懷，國人對彼等亦極具關懷之忱。康德黎夫婦雖分別於一九二六及一九二一年在英逝世，唯其家屬對我國深情，迄今猶存。茲際今日國步維艱，舉國上下同仇敵愾，莊敬自強之時，緬懷 國父在英故舊及其事蹟，適足振奮人心，以激來茲，並集中海內外力量，共舉完成反共革命大業。

詹姆士·康德黎先生於公元一八八四與美麗賢淑之梅葆·布朗小姐 (Mabel Brown)，在倫敦結婚。布朗小姐，時年二十四歲。與詹姆士同屬蘇格蘭人。其父曾服役軍中，繼南下至倫敦，從事祖傳之修船業務。詹姆士時年已屆三十四。早年畢業於蘇格蘭阿伯丁 (Aberdeen) 大學，旋南下倫敦，就讀於著名之查林十字醫院醫學院 (Medical School of Charing Cross Hospital)。同時，並受聘於該醫院之解剖部，為一低級職員。於一八七三年完成其醫學教育後，獲擢升為解剖部助教 (Demonstrator)。迨其與梅葆邂逅時，詹姆士已在事業上，略具成就，升遷為查林十字醫院助理外科醫師，並兼任駐倫敦蘇格蘭志願醫隊之助理外科醫師。該項兼職，使詹姆士獲有機會，巡迴倫敦各地，作流動診療服務。並在某次機緣中認識了梅葆。該兩人之結合，非但相輔相成，且奠下二人在救護工作上不可磨滅之功績，因而分別獲得英國國家殊榮，被受封為爵士及爵士夫人。詹姆士一生事業，均得力於梅葆協助。梅葆本人，亦由於詹姆士對救護工作之熱誠，轉而積極參加，負責組織英國婦女，成為志願救護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

力良多。詹姆士夫婦二人，伉儷情篤，始終不渝。在性格上，兩人各取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相得益彰。詹姆士為人，具有賽爾志人 (Celtic) 之暴躁與性急，而梅葆則具有穩重與心平氣和之性格。再者，詹姆士言行有時放縱，梅葆則具涵養。詹姆士毫無節制之寬宏大量，亦由梅葆有衡量之仁心而得以矯正。詹姆士為人，對同僚容忍，避免爭執；而梅葆則遇事遇人，具有判斷力，明是非，果斷，維護真理，並置原則於個人考慮之上。此均乃導源於梅葆之嚴格宗教教養。作為人母，嚴而不苛。育有四子，均在宗教氣氛中成長，並奉行以為他人服務，為對上帝祈禱最高之形式。其四子日後有成，位居顯要，其母教導之功，實不可沒。作為人妻，梅葆全心全力，貢獻於其夫事業之上。對其丈夫理所當得而謙讓之名位，全力爭取。詹姆士日後之卓絕功勳，能獲得國家承認，而授予殊榮，實得力於梅葆全力爭取之故也。梅葆對詹姆士影響之深，及詹姆士對彼倚賴之切，實非常人所能想像。梅葆不幸先詹姆士而逝世。葬禮完畢後，詹姆士猶習慣地顧左右而問旁人，「梅葆在那裡？」一若其生前伴侶，尚在其身旁者。其後，詹姆士一異常態，心智失常。數年後，亦相隨而去。遺下四子，順序為：岐斯 (Keith)，柯林 (Colin)，禰邇 (Ned) 及肯尼斯 (Kenneth)。除長子外，其餘對我國均有或大或小之關係，茲分述如後，以示我國人士對其亡父緬懷之忱，並為 國父倫敦蒙難記作一最後終結。

據筆者所知，康德黎先生逝世後，其與我中

華民國之關係，端賴其數子而得以繼續。唯即其幼子，今已年屆高齡，達七十餘歲，早已退休在家。其次子柯林，亦於一九六七年逝世。所餘長子、三子，現均已屆風燭殘年。彼等與我國之關係，將隨其逝世而結束。其第三代子女，迄今尚無人與我國發生關聯。職事之故，此文似可用以作為 國父與康德黎先生一家之關係之結尾也。

事實上，康德黎之四位公子與我國之關係，受其家庭之影響頗深。其母親在幼年時即曾具有三大願望。其中之一，為坐在我國之萬里長城上。(其他二項，為參觀埃及金字塔及環遊世界)。其在倫敦寓所則用中國式佈置。最顯著者，當為置在大門甬道盡頭上，一具全身中國人像，穿着中式衣服，並蓄有一條髮辮。該全身人像，係康德黎先生由香港帶回來古董之一。但在 國父倫敦蒙難時，却扮演一項有趣的角色。 國父在其英文手著「倫敦蒙難記」中，描寫當柯爾 (Cole) (時受僱於滿清駐倫敦公使館為僕人，激於正義，為 國父通風報信於康德黎者) 秘密走見康德黎時，在甬道上遙見該中國人模型，疑被公使館派人跟踪，嚇得面色灰白，震顛至欲言不能。由此可見康德黎家中中國化之程度。 國父蒙難時，康德黎已有三子，幼子肯尼斯，則尚未出世也。其中柯林與禰邇均在香港出生。當時三子，分別為十歲，八歲及四歲，已慣與我國人士接觸，並略解我國文物。當 國父脫險後當晚，借宿於康德黎家中，翌晨，為樓上小孩跳碰聲所鬧醒。傾耳聽之，得悉樓上正上演一幕「國父脫險記」。斯時，柯林扮為孫逸仙，禰邇扮為哈

里第爵士 (Sir Halliday Macartney) (時為滿清駐英公使館顧問，策劃擬持 國父之首腦人物)。繼而，撲通一聲，「哈里第」被擊倒在地板上；而「彌遜」乃宣告其死亡。岐斯(扮為康德黎)至此則凱旋地擁「孫逸仙」而出。之後，聲鼓大喧，高唱「英國步兵團曲」(The British Grenadiers)，作為一場打鬧之結尾。國父於聆聽之後，證實己身在自由安全之地；並深感彼之小朋友，為彼仗義而流出最後之一滴血！

倫敦蒙難後，國父復奔走於歐美之間，鼓吹革命。其間曾數次至倫敦，均住於康德黎家中。康德黎之第四位公子(肯尼斯於 國父倫敦蒙難脫險後第三年，即一八九九年，於倫敦出世)得以日夜相從，受 國父之影響，自在意中。並對我國國民革命，亦有所認識。其後柯林、彌遜及肯尼斯三兄弟，相繼與我國直接間接地，發生關連，亦並非無因。肯尼斯雖出生較遲，不克目睹， 國父蒙難之實況。唯在， 國父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前，曾數度與 國父相聚，對後者印像頗深。有如下二事，足可以證之。當肯尼斯約五歲時， 國父曾至康德黎在倫敦附近 (Hertfordshire) 所置之鄉下別墅小住。一日，正當夏季黃昏， 國父身穿一灰色大禮服，頭戴軟邊禮帽，於果樹園內，背手踱步沈思。斯時太陽西照， 國父為避免陽光直照於眼中，而將頂上之禮帽，略微傾斜向前。肯尼斯當時正欲一如平日，衝向 國父面前問候。但突然停止，而自語道：「他或許正在為偉大的事情而在沉思着呢！」肯尼斯因此停止打擾，而靜悄悄地走開。在

回憶這件事情時，肯尼斯否認他害怕 國父。在他眼中 國父是仁慈無比的。但是他在不知不覺中，似乎受到其父母及保姆在暗示着他：「這兒住着一位偉大的人物。當他在思索時，任何人都不能許去打擾他！」另一件有關 國父的事蹟，亦深深刻在幼小的肯尼斯心上。事情發生在辛亥革命之際。是時 國父取道英倫，由美歸國。在倫敦時，如往昔一樣，小住在康德黎家中。一日，正當 國父與康德黎先生有事外出，忽有一封上書「倫敦孫文收」之急電，由倫敦中國公使館轉來。該封電報事前已由公使館折閱，並在電報號碼，註有中文文字的譯碼。當時，康德黎夫人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才好。她相信，該公使館仍効忠於滿清政府。大概想用遞送， 國父電報一舉，來查悉 國父的行跡。如果她接受該電報，則無異默認 國父是住在她家中。但如果她拒絕接受該電報，她又害怕 國父可能失掉了一項重要的消息。為求兩全計，她迅速地抄下該電報，並連同傍邊所註明之中文譯碼。事後，康德黎夫人有事須外出，特叮囑家中女僕，俟 國父回家後，便應馬上將該電報給他。 國父看了該電報後，微笑之下，便收在口袋內，未發一言。傍晚，康德黎夫人回家後，詢問 國父是否已收到該電報？並說，「我希望這是件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原來的電報中抄下來。」 國父聽罷，由口袋中取出該抄件，問過：「這是你寫的吗？真不容易，使我讀得毫無困難。至於其重要性？天知道！是請我回國就任總統。」康德黎一家聞後，都相率向 國父道

賀。但 國父却答道：「你們等五年後，再向我祝賀罷！」這件事，在肯尼斯看來，足以表示 國父為人謙虛，和具有遠大的眼光。也許是由於 國父這種良好的印像，促使肯尼斯長大後至中國服務。回國後，並積極參加倫敦中國學會 (The China Society) 一切活動，歷任該學會主席。並於前年 (一九七二)，被選為該學會會長 (President)。

說起「中國學會」，實有其悠久的歷史。現位於倫敦市中心托靈頓廣場 (Torrington Square)，並有會員一百餘人 (截至一九七一年底，計有一百三十三位會員。包括海外會員十八位，但不包括四位名譽會員及其他職員)，其中不乏中外知名人士。該學會於一九〇六年，由康德黎先生等人創立，為一非政治性的團體。其目的，在於促進中國文化，包括中國語言、文學、歷史、民俗學、藝術、科學及工業，並研究中國人民今昔之社會生活及經濟情況。該學會，亦為一獨立性團體，不隸屬於任何機構，亦不從事於商業上之活動。學會之經費，除來自會費之外 (普通會員每人每年兩鎊五十辨士；夫婦兩人，則收叁鎊。海外會員，則為每年壹鎊)。並接受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之津貼 (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用於出版各項書籍，包括各種小論文，「中國學會華學叢刊」及「中國學會再版書籍」。後者包括 國父於一八九七年出版之英文著作「倫敦蒙難記」(一九六九年，照原版再版，加附有肯尼斯一長篇序文)。該中國學會，並定期舉行各項社交活動，例如在中國酒樓聚餐

，舉行酒會，及各項演講等。講演次數，每年平均舉行七次。在前年一九七一年四月，曾有一法籍人士，名萬古斯者 (Jacques Marcuse)，以專題演講，介紹臺灣種種。除上述各經常活動外，該學會並於每年初，舉行全體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作每年年終報告，並選舉會員 (必須由兩會員推荐) 及職員，審查各項收支等事宜。該學會具有一特色，乃由於其創辦人詹姆士·康德黎與我國之淵源，及與國父之密切關係，可視為在英國各種中英團體中，歷史悠久，獨樹一幟者。職是之故，雅不願與其他自命中國團體 (Chinese Societies or associations)，建立關係，此大概係自視為「正宗」之故。

與其他學術團體有聯絡者，僅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倫敦東方陶瓷學會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美國堪薩斯大學，(Kansas) 及香港大學而已。

不若其弟肯尼斯之深厚。且彼此進行之路線，亦不同。自我大陸變色後，肯尼斯繼續與大陸聯絡。但禰迺却傾向我在臺灣之中央政府。並於國父百年誕辰時，專程由英赴台，參加盛典，面謁蔣總統，進遞國父親筆致其父母之函件。我總統亦贈于青天白日勳章 (Order of the Brilliant Star)，並予隆重接待。此事，禰迺爵士迄今猶津津樂道，引為殊榮。自台回國後之翌年，禰迺於倫敦出版的醫學報 (Medical News) 上，特撰文一篇，以誌其事。文中追述其本人至台，參加國父百年誕辰時，由我國女作家李曼瑰女士陪同觀賞國父倫敦蒙難記話劇，身心所受到之感想。認為身為康德黎之後代，坐在舞台前，觀看由中國演員以國語演扮其本人父母事蹟，實為一獨得難逢之經驗。文中並略述其先人與國父之關係及國父蒙難之經過。禰迺並且追憶其當時與頭值懸賞萬金之國父會面時興奮之情形。此情此景，在他欣賞該話劇時，不斷地湧上他的心頭。文中亦詳敘彼曾見蔣總統之經過，及其在臺灣各地參觀的感想。盛讚我國在醫學上之成就，並舉出榮民總醫院，高爾登紀念醫學研究實驗室 (Kohlbeg Memorial 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及國軍醫務人員訓練班 (The Armed Forces Medical Training School) 為例。禰迺在其文章結尾中，深感我國給予其個人優渥待遇，由總統以下各人，均無例外。認為這個偉大的國家 (意指中華民國)，並未對其先人挽救國父生命一事忘却，因而深獲感動。禰迺此文，適發表於國父誕辰前夕 (一

肯尼斯和我國直接發生關係，當始於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後。其時，肯尼斯年二十六歲，受邀至南京，參加國父奉安大典。隨後，肯尼斯乃留在中國，任職於南京鐵道部，作為一英籍鐵道工程師，協助我國管理及建築鐵路，貢獻良多。直至中日戰爭爆發，方始回英。他在我國任職期間，適值財政部長孔祥熙致力改革我國幣制。孔部長並憑他在民國二十一至二十二年間，奉命赴歐美考察實業之心得，建議政府，研究改進我國現有之鐵路運輸系統，組織及其財政。旋秉承蔣委員長之命令，並得駐華英國大使館之協助，聘請英國鐵道專家漢猛德將軍，來我國視

察國有鐵路之管理組織及財政情形。在漢猛德將軍於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日締就致孔部長之書面報告書內，對在我鐵道部內任職之英籍人員服務能力，備具贊揚。肯尼斯乃其中之一人。肯尼斯回國後，對中國之熱情，並未受到時空間之距離而減少，除活躍於倫敦中國學會外，亦主持由中國學會所主辦之演講。在前年曾講：「中國鐵路之建築」。去年，則與他人合講：「庚子賠款與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肯尼斯已婚，其子保羅 (Paul)，亦在一九六六年結婚。本文所附之康德黎四子合照，即係攝於保羅結婚典禮之時。

在康德黎所育四子中，肯尼斯與中國之關係，最為密切。但其本人在事業上的成就，則遠不及其三位令兄。肯尼斯曾服役軍中，但官僅拜至陸軍中校而已。與其諸兄相較，實瞠乎其後。康德黎一生獻身于醫學。但在其所餘四子中，能克紹箕裘而發揚光大者，唯有禰迺一人。禰迺為英國目前前軍醫之泰斗，官拜為陸軍中將 (隸屬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曾為英王喬治六世之名譽醫師。於阿不顯大學 (Aberdeen) 醫科畢業後，即進入軍醫隊工作。先後參加第一及第二次大戰。服役遠至埃及、蘇丹、印度及歐洲大陸各地。積功陞陸軍軍醫署署長 (Director-General of Army Medical Services)，並因而受封為爵士。在學術上成就方面，亦追隨乃父，獲選為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 (FRCS)。並出版各項有關醫學論文，在其父創辦之「熱帶醫藥及衛生雜誌」及英國軍醫雜誌上發展。本人已婚。育有一子。禰迺雖在香港出生，但其與中國之淵源，則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可屬巧合。但亦適足代表其本人對我國之深厚友情，及無比的關懷。在該文發出後不久，禍運獲有機會，仗義為我國執言，矯正英人對我中央政府種種謬誤觀念，不能不謂為我國邀其訪台所意想不到之收穫。事緣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英國廣播公司第二電視電台(BBC-2)，放映由該公司電視記者菲樸特(Trevor Philpott)。在台所攝製之記錄片，題為：「一個最過於自信的夢。」(The Most Presumptuous Dream?)。片中對我反攻大陸之信心與決心，表示懷疑。英國廣播公司為西歐著名之廣播機關，其電視片遠銷海外各地，影響力既大且巨。此種歪曲宣傳，對我國至有影響，亦適足以貽無知者，對我以臺灣為反攻復國基地，發生錯誤印象，進而為中共擴大宣傳，對我及對整個自由世界，均屬不利。我駐倫敦自由中國中心前主任王家松(現已退休)先生有鑒於此，乃將該項節目錄下，轉送禍運爵士參考。禍運本人，亦覺此項節目，有失真實之處甚多。以其本人對台之記憶猶新，乃連同前曾一度訪台之次兄柯林爵士，共同具名，以一長函致英國廣播公司董事長羅曼布錄克(Lord Normanbrook)，抗議該項節目之不當。在彼等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函中指出，他們第一絕對不同意該片抵毀蔣總統之顯明企圖；並提出抗辯。他們認為：蔣總統今退守臺灣，其情形一若二次大戰時之荷蘭政府，在英國獲得庇護，以便他日重回國土。而該電台記者菲樸特，却挪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重返大陸之可能性。但在今日紛亂之中共政壇上，

誰能斷言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無此可能性？基此之故，中央政府在台反攻基地上，訓練數十萬志氣高昂而年青活潑之部隊，乃一正當之舉。該項部隊，並非如菲樸特所暗示之老弱殘兵。該記者詆毀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其意圖不明。其本人固有權，表示其個人意見。但他對中華民國全國上下反攻復國之決心，表示懷疑，却未免太過於自信了。第二，他們認為：如果該菲樸特記者報導翔實，則為何對蔣總統近二十年來，在臺灣一個極其穩定政府下所創造的各項堅強成就，却避而不談？其中諸如土地改革，農村社會之繁榮，出口增加，醫藥上及醫院設備之改善，工業擴展以及交通工具之發達等等，均有顯著的成就。這些成就，在國際官方刊物上，如「國際貿易」(Business International)，都可以得到證實。他們並且再舉出我國應非洲各國之請，而派往非洲各地工作之農耕隊為例，證明臺灣在蔣總統領導之下，各方面均有長足之進步。他們因此指出說，由於上述種種事實，可以證明該菲樸特記者，在未訪台之前，已經具有成見。在訪台之後，亦不能以足夠正直無私的態度，來承認其以往錯誤的觀點；反進而在報告中故意使英國觀衆，對臺灣產生錯誤的印象。在該長信之結尾內，禍運及柯林兩人認為上述諸般事實，均被故意歪曲，以便使世人對臺灣產生最惡劣之印象。事實上，中華民國之生活水準，正在每日增長中。而其逐日增加之繁榮，已經使它完全脫離美國經援。文中最後一段指出蔣總統所訓練的精良部隊，在未來反共戰爭中，仍俱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本

人親自見到國軍士氣高昂。此種高昂士氣，豈能由所謂一個過於自信的夢想而能維持得到的？

柯林在上面所講那封抗議信簽名後不久，在同一年(一九六七)十月初，便因病逝世。在康德黎後裔中，能對中華民國始終保持聯絡，除禍運外，就是柯林。兩人在事業上，係分庭抗禮。一為海軍上將，一為陸軍中將軍醫，但皆功業輝煌。在其他方面，相似之處亦多。柯林長禍運四歲，亦在香港出生。終身服役海軍，曾一度為英王之侍從武官，積功受封為爵士。在逝世前數年，曾隨英國著名外交官，號稱中國通之艾文爵士(Sir Alwyne Organ)，到臺灣作官方訪問。並曾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投書報導自由中國進步情形(Resurgent Free China)。他死後遺下二子一女，但均未與中國發生關係。柯林之死，使我在國際友人上，對我有正義感的，又少一個，良為可惜。

康德黎之長子岐斯，為一高級文官，在印度歷任要職。亦因積功而受封為爵士。其本人及其一子一女，均對中國無甚關係。彼今高齡八十有七，當為康德黎家人中最長壽之一人。綜觀康德黎一家，非但諸子有成，且能對中國維持若干密切關係。此當歸功於康德黎本身學養，及其對我國父之摯情，有以致之。國父逝世，距今忽已半個世紀。唯在海外英國蒙難之地，尚有知音，影響亦在。國父有知，亦當含笑九泉矣。

(一九七三年脫稿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本文主要資料，由愛丁堡大學圖書館，倫敦中國學會，岐斯爵士及禍運爵士供給，特此誌謝。)